





第四四〇冊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八）

明楊士奇等奉敕編……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燾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趙典文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荒政

殷王成湯為天子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官室崇歟女謁歟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四十三

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漢武帝即位汲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宣帝時丞相魏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奏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調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謹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卹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參圖其備惟陛下

留神元元率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後漢明帝時王望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養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

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
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晉武帝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
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王者何以爲百姓
計促處當之鎮南將軍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
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汙
高地皆多磽确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
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四

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疏食之時而百姓已有
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
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
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
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爰令
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且暮野食此
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
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

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穀
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
穀及爲實直詔曰掌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

後魏明元帝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因華陰
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三十年勸太宗遷
都博士祭酒崔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
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
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美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五

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
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
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
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
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
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
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魚有菜果足
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

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間浩漚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熟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遂大熟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韓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邦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六

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同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弊雖虞帝一日萬幾周文日昃不暇食歲以為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

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鋪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實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較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七

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十四年秋七月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於后土伏惟陛下

天啓聖安利見纂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
獻哲贊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
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脩復
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
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
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務之究庶官之勤劇班
俸祿以優之知勞逸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
貧恤獨開納謹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五

八

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
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
叙君德衰而疊倫數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
咎徵屢鑄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
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經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
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
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
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

雨之徵指展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
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
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
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
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
中馬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
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
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五

九

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西隨豐
逐食貧富相贖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困
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
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
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
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
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荒之常法且以見憂
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

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

孝文帝時祕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而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鋤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十

司年豐糴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由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項田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給科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三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灾不害

隋文帝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

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灾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憐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庫普加振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通相調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十一

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唐太宗貞觀初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肝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

為災後閩中大饑上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朕失德朕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聞有鬻男女者朕甚惡之焉乃遣御史大夫杜淹巡檢出御府金贖之還其父母

高宗儀鳳二年夏四月江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歡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建言曰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也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閩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亦所不免當此時百姓不至於困弊者有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內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儻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畧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匹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儻有蟲霜旱濕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白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纔只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太半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僭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逞威陵突州縣凡是封戶不勝侵漁或輸物多索裏頭或相和要取中物百姓怨數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舉徵打紛紛曾不寧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漁人冀蘇息

代宗時閩輔旱河東租庸鹽鐵使裴諤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擁酤利歲出入幾何諤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

思帝曰何邪諸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救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曰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溪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四十三

十四

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僂倪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高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三百四十三

十五

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聰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憂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疑其詐欺亦當遣使臣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繼不蒙恩復除

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寬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没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沒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之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聖恩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十六

允從即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疎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

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懸負之至謹奏狀陳請以聞

贊又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曰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十七

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脇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

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夫歸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歸射之謀違慶鄭之義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卹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秦然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

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贄又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曰京兆府先奉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惠救災在卹其所無只如螟螣為殃豌豆全損搶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監察御史韓愈上論天旱人饑狀曰右臣伏以今年以

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
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
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宏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
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踏溝壑有者
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為此皆羣臣之所未
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
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
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
實宜倍加優卹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
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
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客至來
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
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

憲宗時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右伏以聖心憂軫重
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租稅昨正月中所降
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內已有納者縱未納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十一

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而旱損州縣至多所
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今年稅租疲乏之中
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於斯却是今年伏望聖恩更
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旱損州縣分數更量放今年
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感動人情無出於此敢
竭愚見以副聖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十一

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攜上書曰國家
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植則春夏滋榮
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餘
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
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朝
廷倘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勅州縣一切停徵仍發
義倉亟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

宋太宗端拱二年冬京城旱左諫議知制誥王禹偁上
疏云臣聞一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饑則大
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霑

宿麥未出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
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
度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
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減奉以贖耗蠹之咎外
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塚墓者
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賊盜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
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
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
氣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三

真宗時楊億上奏曰臣本州自去年已來秋稼薄熟時
物雖至騰踴人戶免於流離爰自今春雨水調適粟倍
稔糴饋頗登餽糴漸充菜色稍減然以山越之俗陸種
甚微所仰者水田所食者秔稻矧又地勢斗絕塗潦不停
仍歲亢旱泉源罄竭儻旬浹不雨即溝瀆揚塵稻畦焦
枯善苗立死非三數日一降膏澤無以望於秋成伏日
夏至後絕少時雨烈日流燥炎風數興高仰之田殆至

枯槁旱涇之地如沸如羹比戶嗷嗷大命近止臣遽率
軍州僚吏精意祈求闔境之名山及大川近郭之玄宮
梵剎廟貌之列祀典者罔不徧走湫潭之庇水族者
亦用致祠造龍於壇壝遵古法徙市於野克體前經而
雲漢昭回蘊隆彌甚尋於前月十六日相次降雨不及寸
餘清塵有餘沃焦無益臣夙夜憂懷罔敢違寧編列之
民殆於殞獲比至今月將半旱氣益加一郡之中靡神
不禱精誠備盡靈昭然臣忽記憶往年任院供職日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百四十三

三

適值歲旱學士承旨宋白為臣言今御史中丞魏庠三
十年前嘗薄遊闕輔寓居佛舍會天久不雨村民數十
輩詣寺祈禱僧有善胡法者捕蜥蜴十數枚置一瓮中
漬之以水蒙之以雜樹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青塗面
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灑且祝曰蜥蜴蜥蜴興雲吐
霧雨今霽泡汝令歸去如是者無晝夜嬰繞而言明日
大雨遠近告足臣潛疏於牘背至是檢閱得馬即以十
二日初旭與知麗水縣事殿中丞甄旦詣城北集福院

如其法請禱少頃臣與覲且出北門各遵歸路忽有微雲自東北起良久彌漫至午未間暴雨及寸餘由是陰結未解至十三日大雨連晝夜約及三四尺溪谷漲滿溝塍流溢禾黍之藁然者尤尤而發秀草樹之瘁然者欣欣而向榮村民荷臺笠以謳耕夫奮襁褓而舞萬室之安堵如故百姓之邪心不生民之幸也陛下之賜鳴吠之伎前哲不遺芻蕘之言上聖斯採所陳祈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王西

術親獲感應之徵理近怪神事不經見頗為猥鄙有黷高明蓋小道之可觀表事君之無隱昔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為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雄亦云執螭蛇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汎海忽陰暄舟人譁言龍見洎亟起視之見垂尾於雲間正如螭蛇之狀良久雨大作即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臣既獲嘉應敢不上言

予冒宸嚴伏增戰越

翰林學士李迪嘗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真宗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

集賢院權管幹通進銀臺司田錫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五日所進實封為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等自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

三五

日至今又據冀州奏饑死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饑死一十七戶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及減斗斛價賑糶即未見別行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也陛下為民父母使百姓饑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也宰相調變陰陽啓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孤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畧降德音下饑饉殺人處州府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振廩給貸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饋運邊備未足